

连谏

—
著

请对我撒谎

QINGDUIWO
SAHUANG

亲爱的，你知道吗

坦白比谎言更残酷

因为原谅是那么痛

《别对我撒谎》姊妹篇

情感天后 **连谏** 又一经典作品全新上市!

欲望迷局、爱情诱惑、信任危机——这些幸福的天敌，是否真的能够靠着谎言一一安度？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连谏

—
著

请对我撒谎

QINGDUIWO
SAHUA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请对我撒谎 / 连谏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2

ISBN 978-7-5339-5456-7

I. ①请… II. ①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9066号

责任编辑 关俊红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责任校对 许红梅
责任印制 张丽敏

请对我撒谎

连谏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佳园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数 414千字
印张 24.5
插页 1
版次 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5456-7
定价 59.8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故事外的闲话(代序)

连谏

我的老家高密,有句俗语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小时候,我母亲也经常和我这么说,而我不懂其中深意,长大后,尤其现在,每每想起这句话,我就会笑,觉得这句话是真理。如果把写字比作砍柴,那么,我砍一个小时的柴,至少要提前磨十个小时的刀。

《请对我撒谎》这部小说,大约从2009年秋天起,我开始琢磨它的主题,之后的日子,我在发呆、收拾卫生、做饭、走路等等的时候,渐渐地丰满它的枝叶。

做那些看似烦琐无趣的日常事务时,我的心都是不在场的,它在另一个虚拟的世界里,极有耐心地和我设计的人物们待在一起,饶有趣味地推进着他们的虚拟命运历程……随着时间的缓慢流逝,那个虚拟世界里的人物的命运越来越丰满且特立独行,他们在我的构思中,逐渐成熟而具体,具体到了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对话,而且我已能看得见他们身上闪耀着的人性光辉。这时,我就会坐下来,让他们沿着故事的顺序,通过我的指尖和键盘的亲密接触来到这个世界。

我喜欢走神的生活,这让我感觉我还拥有另一重生活。在另一个虚拟的世界里,我正旁观或是参与着另一群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人的生活,他们的魂魄却是来自我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仿佛我是从现实中借用了他们,去帮我打一场我自己早已知道结局的战争。

有时候,我会垂头检视自己的内心:我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写字?

难道仅仅是因为写字可以养活我吗?

不,写字能养活我,是它对我最为有益的副作用;写作对我真正的作用是它足以完成所有精神上的自我医治。

文字对我来说就像一个无所不有的藏宝库,我在里面尽情地翻腾着,找到我人生长路上必备的每一片治愈系的灵丹妙药。

在生活中,我的口头表达能力越来越差,但我喜欢这样的自己。记得小时候,

我经常因为多嘴和说话快遭到母亲的批评,她觉得我一个女孩子,说话跟抢一样,有失温婉端庄。现在她老人家可以不必为这个担心了,因为我越来越喜欢沉默,这不是我终于矜持了起来,而是我想要说的话,都已在写作中说完了。

对我来说,写作就是一种倾诉。

我是一个对世俗生活充满了热爱的人,喜欢所有的红男绿女,连我家小区附近一整天站在街边骂人的先天性智障男子,我也由衷地喜欢,因为他的存在,我能看得见那些丝毫不期望回报的爱和温暖;我喜欢夏天的西瓜、冬天的白菜,我喜欢那些提着篮子在街边安静售卖自己从海里捞上来的海菜团的海菜团的邈邈女人,她们让我看见尊严的美好……在这世上,我对所有与我息息相关的一切,充满了真切的喜悦与感恩,它们看似无形,却一次又一次地扶住了我趑趄在人生路上的心,或者是医治了我某一刻的绝望、某一刻的痛。

我所有的写作,不过是想跟这个无所不能的世界道一声感恩,并自告珍重。

我希望所有阅读我文字的人,都能从我的文字中汲取到他们需要的营养,感受到前行的力量。但,我并不因此而认为人有完全的丑恶或完全的高尚伟大,每个人的肉体里,都住着一群小小的、迥然各异的自我。

它们分别是贪婪的、狭隘的、自私的、虚荣的,温暖的、高尚的、纯净的。每个人都是这些小我的合成体,每个人的品质都由这些小我的组合比重决定,没有人能单方面拥有一切不好或一切完美的品质。我希望我小说中的人物,在跋涉过人性的贪婪、自私、虚荣甚至苦难之后,看得见甚至触摸得到潜藏在人类内心深处的慈悲神性,实现人性的超越。

《请对我撒谎》这部小说,三十多万字,我从2012年正月初八开始写,3月中上旬因杂事暂时搁置了半个多月,其他时间,我没休过任何一个周末。在写到二十二万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其中一部分文字所表达的内容不符合我作为一个中国老百姓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犹豫了几天之后,痛下决心,砍掉十万字,这在我写作历程中是从没有过的事情……但砍掉之后,我神清气爽。在2012这个谣传中的地球覆灭年份,我为自己内心依然不减的对文字的敬畏而心怀欣喜。

完稿后,我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校改了两遍,结尾也修改了两遍,这部小说结尾部分,我写了三遍。然后,虽然不知道读者们是否喜欢这部小说,可我无法遏制地喜欢着迷恋着它……像傻而痴情的女人迷恋丈夫。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017/
最是伤情说前尘	
「第二章」	/018—037/
每一个青春都尾随着饥寒交迫的灵魂	
「第三章」	/038—051/
人生若只如初见	
「第四章」	/052—068/
遍地狼烟	
「第五章」	/069—082/
幸福在昨天的理想里	
「第六章」	/083—100/
上帝是睁着眼睛的	

「第七章」

/101—121/

那些风生水起的日子

「第八章」

/122—134/

那些在梦中或醒着的疼

「第九章」

/135—151/

亲爱的你要逃到哪里

「第十章」

/152—170/

我心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

「第十一章」

/171—189/

缄默是悲伤的另一种姿势

「第十二章」

/190—198/

那些如履薄冰的日子

目录

CONTENTS

- 「第十三章」 /199—208/
伤心太平洋里住着一座火山
- 「第十四章」 /209—223/
坦白比谎言更残酷
- 「第十五章」 /224—246/
亲爱的,原谅那么疼
- 「第十六章」 /247—264/
人生就是被意外袭击
- 「第十七章」 /265—278/
原谅你就是饶恕自己
- 「第十八章」 /279—291/
你看你看金钱狰狞不了我的脸

「第十九章」	/292—304/
你为什么不认错	
「第二十章」	/305—318/
往事的硝烟	
「第二十一章」	/319—334/
死去的心上没有生还的翅膀	
「第二十二章」	/335—348/
战役	
「第二十三章」	/349—363/
心碎最是别离泪	
「第二十四章」	/364—383/
嗨……亲爱的,对不起	

Chapter

「第一章」

请对我撒谎

最是伤情说前尘



1

在这个故事里,郝乐意是当之无愧的女一号,于是,马跃这个臭小子跟她沾光,也就成了男一号。

现在,我要做的,是交代一下这俩人的成长史。

三十年前,有个叫宋小燕的姑娘,在亲戚家的录像厅当售票员,一不小心看上了郝坚强。也正是因为这,一旦有不知好歹的来捣乱,亲戚就把宋小燕推出来,年轻漂亮的宋小燕不会耍横,只会笑咪咪地给来人端茶倒水,还会笑咪咪地说:“先喝杯茶润润嗓子,录像厅的事我男朋友说了算,等他来了啥都好商量。”

她男朋友一来,这些人就打躬作揖地鸟兽散了。因为郝坚强是青岛市鲍岛一带有名的小混混头目,山头很响亮。他是青岛八十年代的传奇人物之一,是穿喇叭裤烫爆炸头的街头小哥们最仰慕的老大,是穿高弹裤、烫大波浪头的时髦姑娘们的梦中情人,但也是中规中矩人嘴里的流氓头子或是小混混。郝坚强随便往哪儿一站,马上就会围上来一批小弟递烟点火。他还是弟弟郝多钱的钱包和胆子,整个市北片的录像厅,郝多钱想去哪家看就去哪家看,谁敢拦着谁敢跟他要票?

当然,对于我们这个故事来说,郝坚强更重要的使命性身份,是郝乐意的

父亲。

因为郝坚强可以确保录像厅的平安,尽管宋小燕的亲戚明知道宋小燕的父母不会同意这门婚事,可为了一己之利,他还是悄悄支持宋小燕和郝坚强谈恋爱,帮他们瞒着宋小燕的父母。

宋小燕皮肤白皙细腻,像刚蒸出锅的大白馒头,五官不是特别漂亮,但喜眉乐眼的,让人看着就舒坦。郝坚强来找她,总是身子挨身子肩挨肩地和她挤在售票窗口后的小间里,手在售票台底下攥着她的手:“小燕,一看见你我就硬了。”

宋小燕才二十岁,和那个年代的所有女孩一样,单纯得很,就眨着眼睛,认真地反驳他:“你才不是看见我才变硬的呢,我表叔说了,你一身硬骨头,十个八个小伙儿都打不过你。”

郝坚强就愣愣地看着她,好像她是个可爱的白痴,看着看着扑哧就笑了:“看见你就硬和硬骨头不是一个硬法。”

宋小燕就更蒙了:“那是怎么个硬法?”

郝坚强无可奈何地晃晃脑袋,觉得她真白痴到无药可救了:“晚上,等晚上我告诉你。”

那天晚上,在录像厅后面的小休息间,郝坚强第九次吻了宋小燕像樱桃一样甜润丰满的小嘴巴,还假装好奇地看了她的胸脯,白白的、一碰就像活泼的鸽子一样颤动的胸脯。宋小燕歪在那张破旧的布艺沙发上,别着脸不敢看他,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郝坚强,慌乱极了,曾经的吞天豪情在慌乱中逃窜到了爪哇国,面对着一碟鲜嫩可人的豆腐,都不知该从何处下口了。后来,他艰难地把宋小燕的毛衣拉了下来,没敢碰,也没敢让宋小燕见识什么才叫男人的硬,他怕一挨着她的皮肤,自己就会炸掉,像年夜里的二踢脚。

回家后,郝坚强躺在吊铺上和郝多钱说宋小燕:“这女人,操……那白,那嫩,跟牛奶做的豆腐似的,馋死我了。”

没见过宋小燕的郝多钱拼了命也想象不出用牛奶做的豆腐似的女人到底是啥德行,就鼓捣郝坚强:“她又不是不让碰,你就别干馋着不动手了。”

郝坚强还是心有余悸地摇摇头:“不行,我不敢。”说着比画了一下自己的手:“操,打人打惯了的手,我怕下手没轻重。”他怕鲁莽之下会把像豆腐似的宋小燕弄碎了,因为她看上去像嫩豆腐花一样嫩。

郝多钱就躺不住了,他觉得郝坚强作为鲍岛一带的大哥,就应该有点大哥

的样子,土匪还兴弄个压寨夫人呢。他一个骨碌爬起来,爬上梯子,在吊铺上露出半个脑袋:“哥,你学谁都成,可千万别学《水浒传》里的宋江,一天到晚端个正人君子的讨骂架势,还不照样包了个叫阎婆惜的二奶?你是正规谈恋爱,胆大点,在自己喜欢的女人跟前摆啥正经?”

郝坚强觉得他兄弟说得对,女人是种奇怪的东西,如果明知她喜欢你,你还端正人君子架势,就是活该打光棍的货。所以,下次和宋小燕约会,他就没客气,趁老母亲和邻居去后海挖蛤蜊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把郝多钱也打发出去打牌了,门一关就把宋小燕弄到了吊铺上。

宋小燕呀宋小燕,让郝坚强说什么好呢?她白白嫩嫩的身子呀,简直就是一团里面长着骨头的嫩豆腐,他怎么吃也吃不够,他想死到她的身子里头。宋小燕多骚呀,他一亲她她就哼哼呀呀地叫,含混不清,像个饿了但饿得不凶哼呀着讨奶吃的小孩,郝坚强就把自己塞给她,身子里有东西吃的宋小燕哼呀声就变得陶醉无比,他不晃的时候她安安静静的,像含着糖睡觉的小孩,他一晃她就美得要死掉了一样地哼……郝坚强知道,毁了,这辈子他离不开这个女人了,死也要死在她身子里。

郝坚强都想死在她身子里了,就什么也不怕了,更不怕她父母看见,骑着一辆幸福250摩托,招招摇摇地轰然过街,宋小燕的父母哥嫂知道后,宋小燕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宋小燕的家人认为,宋小燕爱上郝坚强简直是家族耻辱,因为很多人都说,郝坚强是黑社会老大,在鲍岛一带无恶不作。于是,他们苦口婆心地劝说宋小燕,清白的姑娘,大好的青春,莫要蹉这浑水。宋小燕听不进去,他们就改苦口婆心为咒骂和暴打。结果,把宋小燕给直接打私奔了。

宋小燕私奔到郝坚强家,天天躲在吊铺上。那阵子,郝坚强也不出门了,每天都拿着一把板斧坐在门口的胡同里,只要见宋小燕的哥嫂来了,他就吭哧吭哧地劈木头,宋小燕哥嫂的咒骂,被他劈得七零八落,低声骂气,唯恐劈柴的斧子突然转了向,劈到自己身上。

宋小燕和郝坚强睡吊铺,因为吊铺下睡着郝多钱,郝坚强和宋小燕很克制,可年轻的身体是干柴偎依着烈火啊,怎么克制得住?克制不住的时候,郝坚强就弄条枕巾给宋小燕咬着,不让她出声,可吊铺被震得一颤一颤的,吊铺上的灰尘和蜘蛛网啥的就会扑簌簌地落到郝多钱的床上、身上和失眠的眼里……

年轻的郝多钱煎熬死了,只好在床边备了根擀面杖,受不了的时候,就插一

插吊铺,让郝坚强收敛点,郝坚强让他给插恼了,就探出半个头:“你干吗呢你?还让不让人睡了?”

郝多钱就反驳:“哥,这话该我说你!”

郝坚强就一愣,哦了一声,就从吊铺上溜了下来,再然后,郝多钱就听见他扯着嗓子喊:“妈,起来,别睡了,换个地方。”

再然后,郝多钱就看见穿着睡裙的宋小燕从吊铺上下来,去了他们老母亲的房间。

他们睡得迷迷糊糊的母亲抱着一个谷糠枕头,半梦半醒之间被郝坚强推了过来,然后郝多钱就被郝坚强从床上拎了起来:“你上吊铺睡,咱妈睡你床,我上咱妈那屋睡。”

郝多钱的夜晚,才总算安生了,可日子并不安生。郝家的木头总有劈完的时候,郝坚强不能总擎把斧头在门口站着,就是麻雀也得出去打食啊,何况他们是一家四口大活人,可宋小燕的哥嫂得空就来胡同骂街,骂得要多难听有多难听,骂得他们的老母亲都没脸上街了,骂得宋小燕像只瑟瑟发抖的鹌鹑一样蜷在吊铺上不敢下来。

于是,为了老母亲不被街坊邻居嚼成茶余饭后的消遣,也为了躲避宋小燕的哥嫂,郝坚强带着宋小燕去了潍坊。

这个时候,我们的男一号马跃小朋友,已经出生了,正在陈安娜怀里吃奶。他的爸爸马光明歪着头看了一会儿,觉得人真是种奇怪玩意儿,他不相信这个粉团团的小东西是自己撒下的一粒种子发了芽,还特意跑到卫生间,站在镜子前上下左右地打量了自己半天,看自己的眉毛,看自己的鼻子和眼,看着看着,就特想哭,因为感动,感动于生命的神奇。他越想眼泪越是止不住,于是扶着洗手盆哽咽起来。陈安娜觉得不对劲,敲门问他干什么呢?他哽咽着说:“我当爸了,怎么会这样呢?我竟然会有孩子。”陈安娜让他说得云里雾里,说:“是人就会有孩子,凭什么你不能有?”马光明呜咽着说:“可是,太神奇了。”陈安娜就笑了,觉得马光明太傻了,傻得让她心疼。

到了潍坊,郝坚强没了青岛的人脉,不能在道上混了,何况青岛的道是青岛的道,潍坊的道是潍坊的道,离了青岛的道,潍坊道上的人不认他也不容他。第二年,宋小燕怀孕了,为了让宋小燕吃得好睡得好,郝坚强也不能游手好闲了,在钢结构厂找了一份工作。当宋小燕快生的时候,他终于攒够了人生的第一笔储蓄,租了一套小居室等待他们的孩子出生。在这期间,他们还回了一趟青岛,

因为孩子要出生了,得落户口,想落户口就得登记结婚,可宋小燕拿不出户口簿。郝坚强就做了一次贼,趁宋家人睡熟了,顺着雨水管道上了老楼,扒窗进去偷出了户口簿。登记之后,他通过邮局光明正大地把户口簿寄了回去,顺便还写了封信:爸,妈,你们马上就要做姥姥姥爷了,祝贺你们,户口簿我用完了,还给你们。

据说,收到户口簿十分钟之后,宋小燕的父亲就口吐鲜血被送到了医院,查出了肝癌,还是晚期。事后,舅舅舅妈还有姥姥死活不认宋小燕和郝乐意就是因为这,他们一口咬定宋小燕为了个地痞流氓活活气死了亲爹,姥姥不认宋小燕这闺女了自然也就没认郝乐意这外孙女。

其实,宋小燕的父亲收到户口簿和郝坚强的信之后吐血,是因为肝癌病灶早就在身体里了,受了点刺激借机发作罢了。要说他的病是被气出来的,那也是让宋小燕哥嫂给气的,他们整天打架,一打架就把祖宗八代从坟墓里扒出来暴骂一遍,每次宋小燕的父亲都气得脸色发青,双手发抖。后来他们把气死亲爹的屎盆子扣到宋小燕头上,不过是为了推卸责任。父亲去世了,郝乐意也长大了,他们还是不认宋小燕,不过是怕她回去分家产要房子,因为她的户口一直放在娘家,据说拆迁的时候她的哥嫂利用她的户口多要了套一居室。

反正,人就得靠自己。这是宋小燕常说的话,再就是: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老婆汉子还隔一道手。

2

郝多钱比郝坚强小两岁,他不喜欢宋小燕,觉得她骚情。那种骚情,跟穿衣服多少没关系,哪怕宋小燕从头到脚都包得严严实实的,往人前一站,还是透着骚情。胡同里的老人说过,骚情女人的命不好,克夫毒子。郝多钱曾悄悄和郝坚强说过,郝坚强瞥了他一眼,连半秒都没犹豫:“我乐意。”

但郝多钱不乐意,因为大哥郝坚强是他最仰慕最崇拜的大哥,虽然他没多少文化,文笔也不好,但还是一封又一封地往潍坊写信,让他回来,因为他知道郝坚强到了潍坊就开始走下坡路,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哥被宋小燕毁了。郝坚强被他纠缠烦了,回了封信,让郝多钱闭上臭嘴,该干吗干吗去,娶了宋小燕他乐着呢,所以,他的孩子,不管男女就叫郝乐意,他要用这个名字告诉所有的人,所有因宋小燕而来的一切,他都乐意承担。

被呛了一鼻子灰的郝多钱不再给郝坚强写信了。

作为曾经的小混混头目，郝坚强无比喜欢在潍坊的日子，安详而妖娆，让他都后悔为什么没早点过这样的日子。因为聪明，他在钢结构厂很快成了烧焊方面的师傅。早晨出门，中午回家，吃完饭，把粉粉嫩嫩的郝乐意摇睡了，他把宋小燕抱到腿上摇，他喜欢坐在椅子上，像抱娃娃一样，让宋小燕面对面地跨到他身上。他总是一边摇着宋小燕一边吃奶，真吃，把她两只奶吃得空空的。也真奇怪，他越是这样吃，宋小燕的奶水就分泌得越旺盛，或许是因为吃奶的原因，郝坚强的欲望无比强烈。已是小妇人的宋小燕就说他可以去当种马了，因为只要宋小燕在他身边，只要环境允许，他就想把自己插在宋小燕身子里，一刻也不离开，鬼都不知道他哪儿来的这么大精神头。中午老板好酒好菜给再多加班费也留不住他，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寒冬酷暑，一到中午十一点半，郝坚强就会雄赳赳地跨上自行车杀回家去。生过孩子的宋小燕身材还是那么好，皮肤还是那么白那么细嫩，除了带孩子做饭，郝坚强不舍得让她做任何事，夜里，郝坚强总是边往她身体里拱边说，这么好的白菜，不拱怪可惜的。宋小燕就笑，说你是猪啊。郝坚强欢天喜地地领下来，承认自己是猪，就是喜欢拱宋小燕这棵水灵灵的大白菜。宋小燕就说他流氓，郝坚强说对着她这么一女人，不想要流氓的是阳痿是心理变态。郝坚强的耍流氓，不仅是在夜里也不仅是在床上，中午的爱，大多在厨房做。把女儿哄睡后，宋小燕去厨房洗碗，郝坚强进来，站在她身后摸奶，拱进脑袋去吃，忙活到最后就会说她洗碗，他要洗枪，就掀起裙子钻进去，因为这，宋小燕不得不把饭碗全换成了不锈钢的，有时候他也会把被揉搓得像个软绵绵傻子似的宋小燕提起来，抱到灶台上长驱直入……

后来，宋小燕觉得，在潍坊的那几年时光，透支了她今生今世所有的幸福，有彪悍的郝坚强在，她可以活得不用带脑子，可是，那样的日子很快就一去不复返了，让人想起来就泪水长流。因为时光果然验证了郝多钱的担忧，骚情的女人命薄，郝坚强死了，在郝乐意三岁的时候。

郝多钱就更讨厌宋小燕了，如果不是她，郝坚强就不会离开青岛，如果他离开青岛就不会死。

郝坚强是从七楼窗户上掉下去摔死的。

那是个白天，宋小燕要出去买点东西，让郝坚强照看一下郝乐意。时过多年，郝乐意拼命地想，拼命地回忆，试图搞清楚郝坚强到底是怎么上了七楼，怎么从窗外摔下去的，可就是想不起来，唯一记得的就是宋小燕边哭边骂七楼

户主没天良，郝坚强都摔死了，他们居然还诬他是贼。

稍大一点的郝乐意问宋小燕，为什么楼上邻居要说爸爸是贼，宋小燕打了她一巴掌，然后搂着她哭了。说她爸不是贼，是为了给她拿气球摔死的。那是七月中旬，潍坊七月的中午热得很暴烈，除了卖冷饮卖水果的和报刊摊躲在树荫里，街上基本见不到人。那天中午，郝坚强在回家路上给女儿买了一个氢气球玩具，后来，郝乐意睡着了，他就给拴在窗户上了，结果绳子断了，氢气球跑掉了，跑到了七楼窗外。郝坚强住六楼，见隔得也不是很远，向来拿爬墙上屋不当回事的郝坚强就想踩着自家窗框，顺着雨水管道往上踮踮把气球够下来，结果，雨水管道多年失修，酥得根本就支撑不住一个大男人的重量，就这么着，想当年叫响整个鲍岛街街巷巷的郝坚强，血肉模糊地横尸在了潍坊街头。

可后来，很多人说郝坚强根本不是上去拿气球，因为七楼窗外的护栏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气球挂在那儿，再就是七楼户主说，他家丢过钱，贼是从窗户进来的，为了拦贼他只好装上了护栏，言下之意，郝坚强有可能是贼。从郝乐意记事到长大，一直有人说郝坚强是贼，如潍坊的邻居、她的舅舅舅妈。因为这个说法，宋小燕哭得声泪俱下，信誓旦旦地让所有的人相信她，郝坚强绝对不是贼，那个氢气球是绝对有的，还是她亲手系在窗户上的，是一只充了氢气的梅花鹿，郝坚强是个好爸爸，这么热的天他每天骑五六里的单车回家吃午饭就是为了看女儿一眼陪女儿玩一会儿……

关于这段往事，宋小燕经常提起，说一次哭一次，她说那只氢气球肯定是被风吹跑了。

这个时候的马跃，不仅长得初步具有了小帅哥的雏形，还是亲戚朋友眼里的神童。因为陈安娜是老师，在她的调教下马跃已经能倒背如流地背诵几百首古诗词，还和已经上了小学的学生们一起参加市里的口算比赛，他居然一举跃过那些年龄比他大、已上学的孩子拿了个一等奖！

所以每当陈安娜领着他上街，都昂首挺胸，一脸被上帝奖励了的骄傲。就在郝乐意失去父亲的那一年，陈安娜把马跃送进了本市最好的小学，是的，尽管她不过是一名职业中学的老师，丈夫不过是白酒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可这一点儿也不是让她和儿子泯然于众人矣的理由。

郝坚强去世后，宋小燕完全可以带着郝乐意回青岛，可她没回，也拒绝搬家，虽然房子是租的，她完全可以早日搬离伤心之地，可她不。因为楼上楼下邻居都认为郝坚强是贼，他们甚至怀疑门口丢掉的擦脚垫或是一个垃圾簸箕都有

可能是郝坚强的作为。宋小燕说,如果她选择搬家,只会让邻居们认为他们做贼心虚,在这地方待不下去了,搬走不过是找一个没人知道他们底细的地方躲起来。

宋小燕不搬。她要用这种沉默的对抗告诉大家,郝坚强不是贼,她没什么见不得人的,更没什么心虚的,她继续住在这里正是因为问心无愧。更是用这种方式告诉郝乐意,你爸不是贼,我们没什么好怕好躲避的。

这一住又三年。郝坚强在的时候,他就是蒸包子的笼屉,外表坚硬,内里是热腾腾的温暖,在他的笼罩里,宋小燕过着柔软的包子的生活。可郝坚强没了,她被强大的生活迅速抛出,从白白软软的包子迅速变成一坨面目狰狞的煤渣。

郝乐意六岁的时候,宋小燕带着她回青岛,因为郝乐意该读小学了。宋小燕先是带着她去了婆家。郝乐意的奶奶已老年痴呆了,她忘记了所有的事,唯一记得的就是吃,哪怕是刚刚放下饭碗没五分钟,只要有人在她跟前晃,她就立马精神百倍地追着要吃的,不给就号啕大哭,郝乐意总是被她吓得哇哇大哭,郝多钱的女儿郝宝宝也会跟风地大哭不止。郝家一共才两间加起来不足二十平方米的房子,孩子哭老人闹,宋小燕实在不好意思住在这里添乱,就回了娘家。

宋小燕的哥嫂怕她回来抢房子,不仅连门都没让她进,嫂子还堵在门口,高一声低一声地骂:“宋小燕亏你也有脸回来!当年没羞没臊地跟着一小偷私奔的人是谁?”

宋小燕急了眼,把郝乐意往身后一扒拉:“你说谁是小偷?”

“说别人我对得起郝坚强这王八蛋?啊?你别跟我说他不是,让街坊邻居们评评理,如果他不是贼,我们家好门好窗的人家,户口簿是怎么到他手里的?”

宋小燕就张口结舌了,在她的狼狽里,她嫂子乘胜追击:“宋小燕,跟贼过了几年日子,你脸皮也变厚了啊。现在贼死了,没贼赃吃了,你带着贼崽子回来博同情?切!门儿都没有!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我们可不是善良到愚蠢的农夫,对送上门来的蛇警惕着呢!”

宋小燕当时就气疯了,扑上去就打,可惜,她是个操心劳力单身带孩子的憔悴女人,根本就不是胖熊一样的嫂子的对手,像堆柴火一样被嫂子拎起来扔在了楼梯上。

伤痕累累的宋小燕心灰意冷,她久久地坐在楼梯上,是的,她没有号啕大哭,只是低着头,伏在磕破的膝盖上,默默地流了一会儿泪,就爬了起来,拉着郝乐意走了。